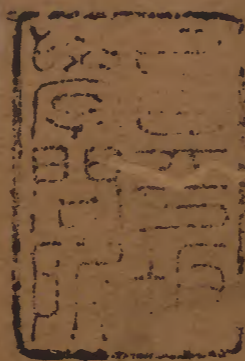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三百四十一之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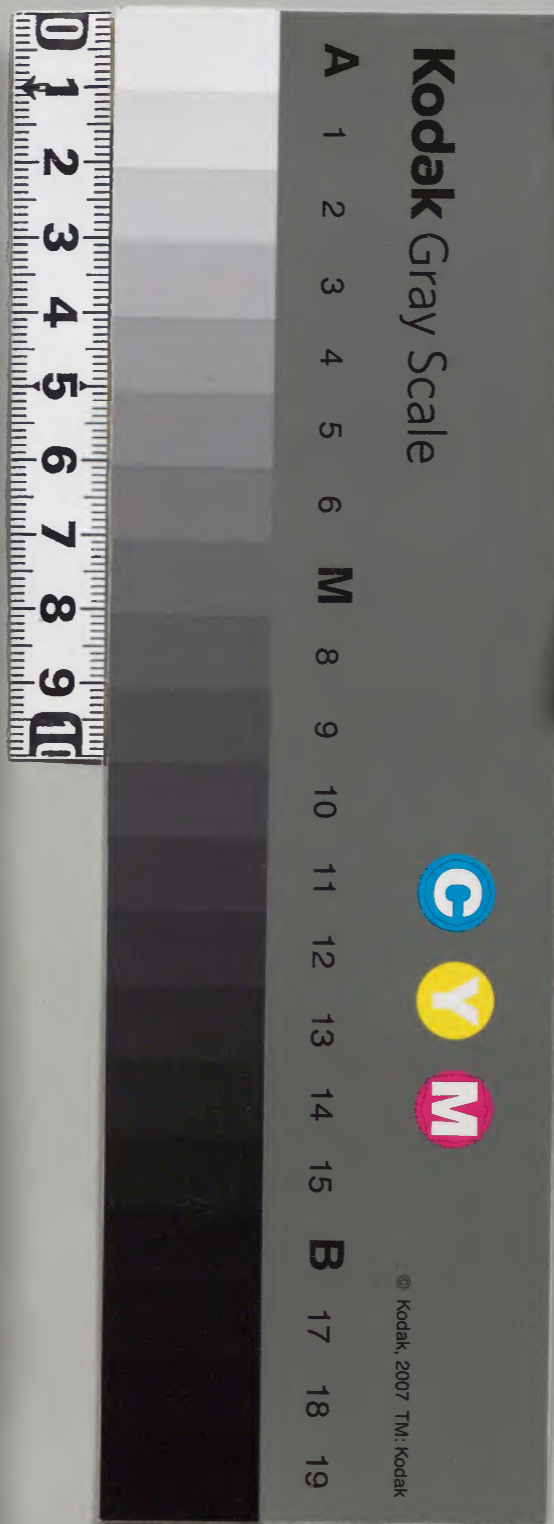
鬼



內閣文庫		
三五函	三二九冊	漢書類
一〇	五二冊	

內閣文庫		
三五函	三二九冊	漢書類
七架	五二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37)	
函號	309	115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俊

李赤

韋浦

鄭馴

魏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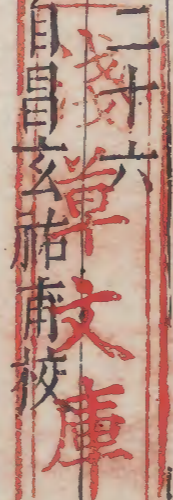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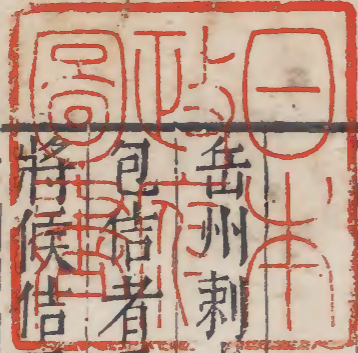
道政坊宅

鄭瓊羅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國子祭酒
包結者通於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俊
將候估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賣糕者其氣蠹蠹有一吏若

外郡之郵檄者小囊氈帽坐於其側頗有欲糕之色俊為買而
食之客甚喜嚼數片俄而里門開眾竟出客獨附俊馬曰願請
問俊下聽之曰某乃某之吏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



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備計者亦十年今復無名豈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錄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於冥吏卽於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幾何而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名俊欲指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乃揩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旣而俊詣信信未冠聞信來怒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頻見問吾其輕語者耶俊再拜對曰俊懇於名者若恩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冒責奉謁信唯唯色猶不平俊愈憂之

乃變服伺信出隨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信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荆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信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移妾於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於豪權畱之不得竊恃深顧外於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楷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楷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揩去温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及赴糕客之約迫暮將歸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爲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共止之某背實有重杖者俊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之遂

不復見然後筮仕之後追勸賤降不絕於道纔得岳州刺史未
幾而終出續玄
怪錄

李赤

貞元中吳郡進士李赤者與趙敏之相同遊閩行及衢之信安
去縣三十里宿於館廳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庭中赤於睡中蹶
起下階與之揖讓良久即上廳開篋取紙筆作一書與其親云
某為郭氏所選為婿詞旨重疊訖乃封於篋中復下庭婦人抽
其中縊之敏之走出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其書赤如夢
中所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驛白晝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廁
見赤坐於牀大怒敏之曰方當禮謝為爾所驚浹日至閩屬寮
有與赤遊舊者設燕飲次又失赤敏之疾索於廁見赤僵什於
地氣已絕矣出獨
異志

韋浦

韋浦者自壽州士曹赴選至閩鄉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
曰客歸元祖常力鞭轡之任願備門下廝養卒浦視之衣甚垢
而神彩爽邁因謂曰爾何從而至對曰某早蒙馮六郎職在河
中歲月頗多給事亦勤甚見親任昨六郎絳州軒轅四郎同至
此求卜判官買腰帶某於其下丐茶酒直遂有言語相及六郎
謂某有所欺斥留於此某傭賤復抄資用非有符牒不能越關
禁伏知二十二郎將西去某因而獲歸為願足矣或不棄頑下
終賜鞭驅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許之食畢乃行十數里承順
指顧無不先意浦極謂得人俄而憇於茶肆有扁乘數十適至
方解轆縱牛蔽草路左歸趨過牛羣以手批一牛足牛即鳴痛
不能前主初不之見遽將求醫歸謂曰吾常為獸醫為爾療此

牛卽於墻下捨碎土少許傳牛脚上因疾驅數十步牛遂如故
衆皆興嘆其主乃買茶二斤餽之卽進於浦曰庸奴幸蒙見諾
思以薄伎所獲做獻芹者浦益憐之次於潼關主人有稚兒戲
於門下乃見歸以手捏其背稚兒卽驚悶絕食頃不寤主人曰
是狀爲中惡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者也至則以琵琶迎神
欠嚏良久曰三卽至矣傳語主人此客鬼爲祟吾且錄之矣言
其狀與服色真歸也又曰若以蘭湯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
兒立愈浦見歸所爲已惡之及巫者有說呼則不至矣明日又
行次赤水西路傍忽見元和破弊紫衫有若負而顧步甚重曰
某不敢以爲羞耻便不見二十二卽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
復言已見責於華嶽神君巫者所云三卽卽金天也某爲此界
不果閑行受笞至重方見二十二卽到京當得本處縣令無足

憂也他日亦此佇還車耳浦云爾前所說馮六卽等豈皆人也
歸曰馮六卽名夷卽河伯軒轅天子之愛子也卞判官名和卽
昔則足者也善別寶地府以爲判山玉使判官軒轅家奴客小
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馮六卽意今日迺蹟實此之由浦曰馮
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故黃帝四子軒轅四卽卽
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選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雖無所
覩胎蠻如有物焉

出河東記

鄭馴

鄭馴貞元中進士擢第調補門下典儀第三十五莊居在華陰
縣南五六里爲一縣之勝馴兄弟四人曰駟曰驥曰駒與馴
有科名時譽縣大夫洎邑客無不傾嚮之馴與渭橋給判官高
叔讓中外相厚時往求丐高爲設饘食其夜暴病霍亂而卒時

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卽爲具棺柳衾秘歛之冥器奴馬無不精備題冥器童背一曰鷹兒一曰鷓子馬有青色者題云撒豆驄十數日柩歸華陰別墅時邑客李道古遊號川半月矣未知馴之死也回至潼關西求豐倉路忽逢馴自北來車僕甚盛李曰別來旬日行李何盛耶色氣忻然謂李曰多荷渭橋老高所致即呼二童鷹兒鷓子參李大郎戲謂曰明時文士乃蓄鷹鷓耶馴又指所乘馬曰兼請看僕撒豆驄李曰僕頗有羨色如何馴曰但勤修令德致之何難乃相與並轡至野狐泉李欲畱食馴以馬策過曰去家咫尺何必食爲有頃到華陰岳廟東馴揖李曰自此逕路歸矣李曰且相隨至縣幸不迴路馴曰僕離家半月還要早歸固不肖過岳廟須臾李至縣問吏曰令與諸官何在曰適往縣南慰鄭三十四卽矣李曰慰何事吏曰鄭三十五

卽今月初向渭橋亡神柩昨夜歸莊耳李驟然曰我適與鄭偕自潼關來一縣人吏皆曰不虛李愕然猶未之信卽策馬疾馳往鄭莊中路逢縣令崔頻縣丞裴懸主簿盧士瓊縣尉莊儒及其弟莊古邑客韋納郭存中並自鄭莊回立馬叙言李乃大驚良久方能言且憂身之及禍後往來者往往於京城中鬧處卽逢行李僕馬不異李之所見而不復有言

出河東記

魏朋

建州刺史魏朋辭滿後客居南昌素無詩思後遇病迷惑失心如有人相引接忽索筆抄詩言孤墳臨清江每覩白日晚松影搖長風蟾光落巖甸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淚如霰恨爲泉臺客復此異鄉縣願言敦疇昔勿以棄疵賤詩意如其亡妻以贈朋也後十餘日朋卒

出玄怪錄

道政坊宅

道政里十字街東貞元中有小宅怪異日見人居者必大遭凶禍時進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無患乃衆誇之云僕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謂此宅凶於次卿無何有李直方聞而答曰是先輩凶於宅人皆大笑後爲東平節度李師古買爲進奏院是時東平君每賀冬正常五六十人鷹犬隨之武將軍吏烹魚屠宰悉以爲常進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負壯氣詰朝訪太史丞徐澤遇早出遂憇馬於其院此日東平軍士悉歸忽見堂上有偃背衣黧緋老人目且赤而有淚臨階曝陽西軒有一衣暗黃裙白褶襦老母荷擔二籠皆盛亡人碎骸及驢馬等骨又挿六七枚人肋骨於其髻爲釵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爲至此老母應曰高八丈萬福遽云且辭八丈移去近來此宅大蹀聒

求住不得也章武知音親說此宅本凶或云章武因此明粉黛耳出乾撰子

鄭瓊羅

段文昌從弟某者貞元末自信安還洛暮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忽外有嗟嘆聲止息即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沒遂來楊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頸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於楊子令石義竟不爲理復見冤氣於江石尚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爲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君琴聲竒弄翕響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温谷訪內弟樊元則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一
一女鬼相隨請言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窅窅有聲
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卽投紙筆於燈影中少頃旅紙疾落燈前
視之書盈於幅書若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
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汚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酒脯
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尺及聞悲泣聲詩凡二百
六十二字率叙幽寃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
曰痛填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
香魂不相遇出西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獨孤穆

華州參軍

趙叔牙

周濟川

獨孤穆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儀縣宿未至十里餘
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
俄有車路北有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向者粗承顏色謂可
以終接周旋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笑曰媿耻之意誠亦不足但
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
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旣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
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

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爲辭勿嫌踈漏也於是秉燭陳榻
衾褥備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
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詢其
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
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
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君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
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
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叙故且穆平生未離京洛
是以江淮親故多不識之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叙竊恐驚
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而識初穆聞其姓楊
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
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稟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

穆之先祖爲隋室將軍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欲相顧託乃平
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
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
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常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
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辱罵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
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
飲言多悲咽爲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
吞噬戈干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刀鎗
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汚黃屋邦家遂因傾疾
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旣板蕩
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月古陵寢露煙
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會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

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穆穆深嗟嘆以爲
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生平製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
常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
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向
者情發於中但直叙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鄴
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禍
隋室若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連九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
謀白日忽然暮頽波不可收望夷既結釁宗社亦貽羞温室兵
始合宮闈血已流憫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笄
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
英將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辰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黍
盡日悲宗周玉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願以死節

酬幽顯儻不昧中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四悲不自堪者久之
逡巡青衣數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
恐使人悲感且獨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淚相對乎某請克使召
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
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卽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
飲甚懽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曰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
不意何卽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
期今日忽有佳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
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
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強記穆因以歌諷
之曰金闈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爲騎鳳人縣主
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

雲來氏曰曩日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
事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耦穆問縣主
所封何邑縣主云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
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縣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
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內來日夜已深矣獨孤卽宜且成禮
某當奉候於東閣伺曉拜賀於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旣
入卧內但覺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
爲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讌如初因
問穆曰承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
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旣改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
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
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

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求之卽免矣又曰妾居
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葬我洛陽北坂上得與
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
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頽瑩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
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
離俟君之北携手同歸因下淚沾巾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卽
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陽在天一方驅馬悠悠
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州
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覲永以
爲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穆皆與
辭訣旣出門迴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象穆意恍惚良
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甚忽復數日穆乃

入淮南京果遇王善交於市遂獲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爲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穆乃深嘆訝亦私爲所親者言之時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歛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闕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善門外其夜獨宿於村墅縣主復至謂穆曰遷神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見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觀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亦指之曰皆君之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旣爲數千里遷葬復倡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車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相見之期至

乎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

出異聞錄

華州參軍

華州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於長安閑遊上巳日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半立淺水之中後簾徐褰見摻手如玉指畫令摘芙蓉女之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柳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子入末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有疾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之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嫁得前時柳生足矣必不允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之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爲輕紅所誘又悅輕紅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柰何小娘子如此待於君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

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然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三兩日內就禮事柳生極喜自備數百千財禮期內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於金城里居及旬月外金吾到來崇其母王氏泣云某夫亡子女孤弱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無何王氏歿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於外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於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王家金吾子常悅慕表妹亦不怨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潔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於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

與柳生爲期兼賞看圃豎今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豈久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女與輕紅相繼而歿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於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閑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女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扣門甚急俄見輕紅抱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女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女叙契濶悲懽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篴篥中頗有功柳生即時買篴篥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之門見輕紅驚不知其然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

太平廣記 卷之四十一
問問里又云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於柳生匿之王生蒼頭却還城具以其事言於王生王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之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於其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從容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卽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生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山訪道遂不返焉

出乾
騞子

趙叔牙

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徐州散將趙叔牙移入新宅夜中有物窗外動搖窻紙聲問之其物自稱是鬼吳時劉得言窟宅

在公牀下往來稍難公爲我移出城南臺雨山下有雙大樹是我妻墓東埋之後必相報叔牙明旦出城視之信卽日掘牀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其夜鬼來言謝曰今時旱不出三日有雨公且告長史叔牙至明通狀請祈雨期三日雨足節度使司空張建封許之給其所須叔牙於石佛山設壇至三日且無雨當截耳城中觀者數千人時與寇鄰建封以爲詐妄有謀晚衙杖殺之昏時大雨即令致祭補男爲散騎時人以爲事君當誠實今趙叔牙隱鬼所報雨至之期故自當死耳

出祥
異集

周濟川

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揚州之西兄弟數人俱好學嘗一夜講授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窻外有格格之聲久而不已濟川於窻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也於庭中東西南北趨走始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二
則叉手俄而擺臂格格者骨節相磨之聲也濟川呼兄弟共覘
之良久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跳上堦再聲入門三聲
卽欲上牀巨川元呵罵轉急小兒曰阿母與兒乳巨川以掌擊
之隨掌墮地舉即在牀矣騰越之捷若猿猱家人聞之意有非
遂持刀棒而至小兒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棒擊之其中也
小兒節節解散如星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
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出郭四五里擲一枯井明夜又至手
擊布囊拋擲跳躍自得家人輩擁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
索括囊懸巨石而沉諸河欲負趨出於囊中仍云還同昨夜客
耳餘日又來左手携囊右手執斷索趨馳戲弄如前家人先備
大木鑿空其中如鼓撲擁小兒於內以大鐵葉冒其兩端而釘
之然後鑱一鐵懸巨石流之大江欲趨出云謝以棺槨相送自

是更不復來時貞元十七年

出詳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二

太平廣記

卷三百四十二

八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陸喬

廬江馮媪

竇玉

李和子

李僖伯

陸喬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沼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生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旣而命酒約曰吾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

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
至喬卽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
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徃召青
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
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
不幸先吾逝今令謁君卽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
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爲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卽諷
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
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之因
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
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效
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而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

我與君及玄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
權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
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
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歎曰自梁及
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旣
而謂雲曰吾輩爲蔡公郢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
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
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
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
俱亡所見喬話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

出宣室志

廬江馮媪

馮媪者廬江里中嗇夫之婦窮寡無子爲鄉民賤棄元和四年

淮楚大歉媪逐食於寄途經牧犢墅暝值風雨止於桑下忽見路隅一室燈燭熒熒媪因詣求宿見一女子年二十餘容服美麗攜三歲兒倚門悲泣前又見老叟與媪據牀而坐神氣慘戚言語咕囁有若微索財物追逐之狀見馮媪至叟媪默然捨去女久乃止泣入戶請餼食理牀榻邀媪食息焉媪問其故女復泣曰此兒父我之夫也明日別娶媪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發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別娶徵我筐筥刀尺祭祀舊物以授新人我不忍與是有斯責媪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陰令梁倩適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隨父女卽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卽其人也江官爲鄴丞家累巨產發言不勝嗚咽媪不之異又久困寒餓得美食甘寢不復言女泣至曉媪辭去行二十里至桐城縣縣東有甲第張簾帷具羔鴈人物紛然

云今夕有官家禮事媪問其卽卽董江也媪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媪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詢其處卽董妻墓也詢其二老容貌卽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詳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追逐媪去媪言於邑人邑人皆爲感嘆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從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漢南與渤海高鉞天水趙儋河南宇文鼎會於傳舍宵話徵異各盡見聞鉞具道其事公佐因爲之傳

出異聞錄

竇玉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於同州時賓館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旣而他室皆有客唯正堂以小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內獨牀上有褐衾牀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

賈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嘉其無姬僕也
及暮賈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
郡以賓館喧故寓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旣無姬僕又是
方外之人願畧同此室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
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語笑於是夷
勝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
女年可十八九妖麗無比與賈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
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突衝
人家賈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旣下階
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言
哉賈辭以非已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權笑
及明往覘之畫復其故賈獨偃於榻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

不對夷勝曰君畫爲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
言其實卽當告郡賈曰此固秘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
晚發冷泉將宿於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主其僕曰
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
緋儀貌可愛問賈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
親重其爲表丈也玉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其官慰問慇
懃情禮優重因令報其妻曰賈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
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
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卽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
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華味窮海陸旣食丈人曰君今此
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
生涯如此身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徃復丈人有侍女年近長成

今便合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憇玉於西廳具浴浴訖授衣中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朗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華燭前引自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卽去玉曰人神旣殊安得配屬以爲夫婦便合相從何爲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若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疋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

卽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未間晝別宵會爾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疋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出玄
怪錄

李和子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恐常偷狗及貓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鷄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爾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卽揖之又曰有故可隱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卽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文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爲猫

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鷄拜祈之曰我分死耳必爲我暫留當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四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氏揖讓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飲三碗六碗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許諾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直酒至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如期備酬焚之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人間三日也

出酉陽雜俎

李僖伯

隴西李僖伯元和九年任溫縣常爲予說元和初調選時上都興道里假居早往崇仁里訪同選人忽於興道東門北下曲馬

前見一短女人服孝衣約長三尺已來口語聲音若大婦人咄咄似有所尤即云千忍萬忍終須決一場我終不放伊彈指數下云大竒大竒僖伯鼓動後出心思異之亦不敢問日旰及廣衢車馬已闌此婦女爲行路所怪不知其由如此兩日稍稍人多只在崇仁北街居無何僖伯自省門東出及景風門見廣衢中人鬧已萬萬如東西隅之戲場大圍之其間無數小兒環坐短女人准前布幕其首言詞轉無次第羣小兒大共嗤笑有人欲近之則來拏攫小兒又退如是日中看者轉衆短女人方坐有一小兒突前牽其幕首布遂落見三尺小青竹掛一觸體髒然金吾以其事上聞

出乾闥子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王裔老

張弘讓

寇鄴

呼延冀

安鳳

成叔弁

襄陽選人

祖價

王裔老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
 僧居唐元和八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丁母憂退居下邽縣七月
 其從祖兄曰皞自華州來訪居易途出于蘭若前及門見婦女
 十許人衣黃綾衣少長雜坐會語于佛屋下聲聞于門皞熱行
 方渴將就憇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繫韁于門
 柱舉首忽不見自意其退藏于窻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

藏于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墻環然無隙缺
覆視其聚談之所塵埃冪然無足跡由是意其非人悸然大異
之上馬疾驅來告居易勿且聞其所言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
多云王裔老如此觀其詞意若相與數其過者厥所去居易舍
八九里因同往訪焉其地果有王裔者卽其里人也方徙居於
蘭若之東北百餘步葺牆屋築場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旣入不
浹旬而裔死不越月而妻死不踰時而裔之二子二婦及一孫
亦死止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爲意新居不祥乃撤屋
拔樹夜徙去遂免

出白居易
易集

張弘讓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將張弘讓娶兵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
急令狐通爲刺史弘讓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讓與具後不食

如此自夏及秋乍進乍退弘讓心終不怠冬十月其妻忽思湯
餅弘讓與具之工未竟遇軍中給冬衣弘讓遂請同志王士徵
妻爲饌弘讓乃去士徵妻饌熟就牀欲進忽見弘讓妻自額鼻
中分半一手一股在牀流血殷席士徵妻驚呼告營中軍人妻
諸鄰來共觀之競問莫知其由俄而吏報通使人檢視其日又
非昏暝二婦素無嫌怨遂爲吏所錄弘讓奔歸及喪所忽聞空
中婦悲泣云某被大家喚將看兒去煩君多時甚不得已君終
不見棄大家索君懇求耳先是弘讓營居後小圃中有一李樹
婦云君今速爲某造四分食置李樹下君則向樹下哀祈某必
得再履人世也弘讓依其言陳饌懇祈拜之忽聞空中云還汝
新婦便聞王氏云接我以力弘讓如其言接之俄覺赫然半屍
簿下弘讓抱之遽聞王氏云速合牀上半屍比弘讓拳曲持半

屍到牀王氏聲聲云勸其剖處無所參差弘讓盡力與合之令
等其舊王氏云覆之以衾無我問三日弘讓如其教三日後聞
呻吟乃云思少饘粥弘讓以飲灌其喉盡一盃又云具無相問
七日則泯如舊但自項及脊徹尻有痕如刀傷前額及鼻貫骨
腹亦然一年平復如故生數子此故友龐子肅親見其事出乾
暉子

寇鄺

元和十二年上都求平里西南隅有一小宅懸榜云但有人敢
居卽傳元契奉贈及奉其初價大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買
得後賣與王媯傳受凡十七主皆喪長布施與羅漢寺寺家賃
之悉無人敢入有日者寇鄺出入于公卿門詣寺求買因送四
十千與寺家寺家極喜乃傳契付之有堂屋三間甚庠東西廂
共五間地約三畝榆楮數百株門有崇屏高八尺基厚一尺皆

炭灰泥焉鄺又與崇賢里法明寺僧普照爲門徒其夜掃堂獨
止一宿無事月明至四更微雨鄺忽身體拘急毛髮如磔心恐
不安聞一人哭聲如出九泉乃卑聽之又若在中天其乍東乍
西無所定欲至曙聲遂絕鄺乃告照曰宅旣如此應可居焉命
照公與作道場至三更又聞哭聲滿七日鄺乃作齋設僧方欲
衆僧行食次照忽起于庭如有所見遽厲聲逐之喝云這賊殺
如許人逃庭一轉復坐曰見矣見矣遂命鄺求七家粉水鮮穢
俄至門崇屏洒水一盃以柳枝撲焉屏之下四尺開土忽積坵
中有一女人衣青羅裙紅袴錦履緋衫子其衣皆是紙灰風拂
盡飛于庭卽枯骨籍焉乃命織一竹籠子又命鄺作三兩事女
衣盛之送葬渭水之沙洲仍命勿回頭亦與設酒饌自後小大
更無恐懼初郭汾陽有堂妹出家永平里宣化寺汾陽王夫人

之頂謁其姑從人頗多後買此宅往來安置或聞有青衣不謹
遂誅青衣夫人令高築崇屏此宅因有是焉亦云青衣不謹洩
漏遊處由是生葬此地焉

出乾
騏子

呼延冀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戶攜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盜盡奪
其財物乃至裸形冀遂與其妻於路傍訪人煙俄逢一翁問其
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數里卽我家可與家屬暫宿也冀乃
與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于一室內設食
遺衣至夜深親就冀談話復以酒餞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
能攜妻去欲且留之伺到官再來迎亦可我見君貧必不易相
攜也冀思之良久遂謝而言曰丈人旣憫我如是我卽以心素
託丈人我妻本出宮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藝然好酒多放蕩留

之後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無憂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
去臨別妻執冀手而言曰我本與爾遠涉川陸赴一簿官今不
期又留我于此君若不來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納我之人也泣
淚而別冀到官方謀遠迎其妻忽一日有達一書者受之是其
妻書也其書云妾今自裁此書以達心緒唯君少覽焉妾本歌
妓之女也幼入宮禁以清歌妙舞爲稱回無婦德婦容及宮中
有命掖庭選人妾得放歸焉是時也君方年少酒狂詩逸在妾
之鄰妾旣不拘君亦放蕩君不以妾不可奉蘋蘩遽以禮娶妾
妾旣與君匹偶諸鄰皆謂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間同步月下相
對紅樓戲謔錦闈言誓卽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義絕君
以妾身棄之如屣留于荒郊不念孤獨自君之官決流莫遏思
量薄情妾又奚守貞潔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歸

之矣君其知之冀覽書擲書不勝憤怒遂拋官至泗水本欲見老翁及其妻皆殺之訪尋不得但見一大塚林木森然冀毀其塚見其妻已死在塚中乃取尸祭別葬之而去

出蕭相記

安鳳

安鳳壽春人少與鄉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學本約同遊宦長安侃性純孝別其母時見母泣涕不止乃不忍離鳳至長安十年不達恥不歸後忽逢侃攜手叙濶別話鄉里之事悲喜俱不自勝同寓旅舍數日忽侃謂鳳曰我離鄉一載我母必念我我當歸君離鄉亦久能同歸乎鳳曰我本不勤耕鑿而志切於名宦今日遠離鄉國索米於長安無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蕩大丈夫之氣槩焉能以面目回見故鄉之人也因泣謂侃曰君自當寧親我誓不達不歸矣侃留詩曰君寄長安久恥不還故鄉我別

長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離恨泉下亦難忘鳳亦以詩贈別曰一自離鄉國十年在咸秦泣盡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舊友別羞此漂泊身離情吟詩處麻衣掩淚頻淚別各分袂且及來年春鳳猶客長安因夜夢侃遂寄一書達壽春首敘長安再相見話幽抱之事侃母得鳳書泣謂附書之人曰侃死已三年矣却至長安告鳳鳳垂泣歎曰我今日始悟侃別詩中泉下亦

難忘之句 出蕭湘雜錄

成叔弁

元和十三年江陵編戶成叔弁有女曰興娘年十七忽有媒氏詣門云有田家郎君願結姻媛見在門叔弁召其妻共窺之人質頗不愜即辭曰興娘年小未辨資裝門外聞之即趨入曰擬田郎叅丈人文母叔弁不顧遽與妻避之田奴曰田四郎上界

香郎索爾女不得耶卽笑一聲便有二人自空而下曰相呼何
事田曰成家見有一女某今商量確然不可二卽以爲何如二
人曰彼固不知安有不可幸容言議况小卽娘子魂識已隨足
下慕足下深矣黎民何知不用苦怪言訖而興娘大叫于房中
曰嫁與田四郎去叔弁旣覺非人卽下階辭曰貧家養女不喜
觀矚四郎意旨敢不從命但且坐與媒氏商量無太匆匆也四
人相顧大笑曰定矣叔弁卽令市果酒備茶餅就堂垂簾而坐
媒氏曰田家意不美滿四郎亦太匆匆今三郎君總是詞人請
聯句一篇然後定衆皆大笑樂曰老嫗但作媒何必議他聯句
事媒氏固請田卽良久乃吟曰一點紅裳出翠微秋天雲靜月
離離田請叔弁繼之叔弁素不知書固辭往復再四食頃忽聞
堂上有人語曰何不云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從他九族早言

訖媒與三人絕倒大笑曰向道魔語今欲何如四人一時趨出
不復更來其女若醉人狂言四人去後亦遂醒矣

出河東記

襄陽選人

于頓鎮襄陽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朗朗
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岐逕
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曰流
水涓涓長芹芽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
棠梨花至明劉歸襄陽州因往尋訪舉人惟有殯宮存焉

出西陽雜俎

祖價

進士祖價詠之孫也落第後嘗遊商山中行李危困夕至一孤
驛去驛半里已來有一空佛寺無僧居價與僕夫投之而宿秋

月甚明價獨翫月來去而行忽有一人自寺殿後出揖價共坐
語笑說經史時時自吟價烹茶待之此人獨吟不已又云夫人
爲詩述懷諷物若不精不切卽不能動人今夕偶相遇後會難
期輒賦三兩篇以述懷也遂朗吟云家住驛北路百里無四鄰
往來不相問寂寂山家春又吟南岡夜蕭蕭青松與白楊家人
應有夢遠客已無腸又吟白草寒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
罷寒燭與君同詩訖再三吟之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問鄰人
云此前後數里並無人居但有書生客死者葬在佛殿後南岡
上價度其詩乃知是鬼爲文弔之而去

出會昌
解頤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郭承嘏

張庚

劉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軍將

郭翥

裴通遠

鄭紹

孟氏

郭承嘏

郭承嘏嘗寶惜法書一卷每攜隨身初應舉就雜文試駕畢夜
猶早緘置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却歸鋪于燭籠下取
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計無所出來往于棘闈門外見一
老吏詢其試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
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承嘏許之遂巡齋程試入而書帖出
授承嘏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送詣興道里欸問久之吏家人

出以姓氏質之對曰主父死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承報驚歎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出尚書談錄

張庚

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庚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之俄聞履聲漸近庚屣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豔美無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服飾華麗宛若豪貴家人庚走避堂中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牀榻雕盤玉樽盃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邀來同歡可也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食絲

竹輒以自樂秀才能暫出爲主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疎野庚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扣門庚不應推不可開遽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預既入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召於是

一人執樽一人糺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殺饌芳珍音曲清亮

出續玄怪錄

士上第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廳西有巴籬隔之
 又有一廳常扇鎖云多怪物使客不安已十年不開矣中間為
 廳廊崩摧郡守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方玄都知之二更
 後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籬西有婦人言語笑咏之聲不甚
 辨惟一老青衣語稍重而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
 老身騎偏面騮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于左或偏
 于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則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
 天河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
 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縷之不絕復吟詩吟聲切切如含酸和
 淚之詞不可辨其文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
 河畔草今日亦可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明旦采大

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無人方叙賓客不敢入之由方
 玄因令開院視之則秋草蒼蒼苔沒階西則連山林無人跡也啓
 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
 其詞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
 今日為灰不堪著視其言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
 有人居亦先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
 能知之

出博異記

光宅坊民

元和中光宅坊民失姓名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念妻兒環
 守之一夕髮髻鬚見一人入戶衆遂驚逐乃投於甕間其家以
 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取氣袋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甚哀
 切且言我將別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還之病者即愈

西陽雜俎

淮西軍將

元和末有淮西軍將使於汴州止驛中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
壓已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得手中革囊鬼
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鬼良久曰此
蓄氣袋耳軍將乃舉臂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絳色如藕
絲攜于日中無影出酉陽雜俎

郭翥

元和間有郭翥者常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
每相語常恨幽顯不得通約先沒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翥
居華陰一夕獨處戶外嗟吁久而言曰聞郭君無恙翥聆其音
知執謙也曰可一面也曰請去燭當與子談耳翥卽徹燭引其
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歷歷然又言冥中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旣

分翥忽覺有穢氣發于左右須臾不可受卽以手而捫之其軀
甚大不類執謙翥有膂力知爲他怪因攬其袂以身加之牢不
可動掩鼻而臥旣而告去翥伴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
曙矣不遣我禍且及子翥不荅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
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卽命棄去郊外忽
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果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夜忽
失所在乃取屍而去出宣室志

裴通遠

唐憲宗葬景陵都城人士畢至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
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晚馳馬驟至平康
北街有白頭嫗步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時動
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有哀其奔

迫者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卽謂曰與嫗同里可同載至里門耶
嫗荷媿及至則申重辭謝將下車遺一小錦囊諸女共開之中
有白羅製爲逝者面衣四焉諸女驚駭棄於路不旬日四女相
次而卒

出集
異記

鄭紹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于逆旅因悅華山
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有人令傳意欲
暫命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於宅內登臺
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耶何以止於此青衣曰女郎
方自求佳壻故止此紹詰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
紹入延之于館舍逡巡有一女子出容質殊麗年可初笄從婢
十餘並衣錦繡旣相見謂紹曰旣遂披覲當去形迹冀稍從容

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閨闈之內塊然
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親焉在嘉
耦爲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
親厭居城郭故止此宅方求自適不偶良人惠然辱顧旣愜所
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肴出妓樂不覺向夕女
引一金壘獻紹曰妾求佳壻已三年矣今旣遇君子寧無自得
妾雖慙不稱敢以金壘合卺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余一商耳
多遊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爲眷屬也然遭逢顧遇謹
以爲榮但恐異日爲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壘自彈箏以送之
紹聞曲音淒楚感動於心乃飲之交獻誓爲伉儷女笑而起時
夜已久左右侍婢以紅燭籠前導成禮至曙女復于前閣備芳
醪美饌與紹歡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

郎曰鴛鴦配對未聞經月而便相離也紹不忍後又經月餘紹復言之曰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也雖深承戀戀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樂者願勿以此爲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乃許之遂於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橐囊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清山杳無人迹紹乃號慟經日而返

出蕭相錄

孟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於外運易財寶以爲商其妻孟氏者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孟氏獨遊於家園四望而乃吟曰可惜春時節依然獨自遊無端兩行淚長祇對花流吟詩罷泣下數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踰垣而入笑謂孟氏曰何吟之大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

遽至於此而復輕言之也少年曰我性落魄不自拘檢唯愛高歌大醉適聞吟咏之聲不覺喜動于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於花下一接良談而我亦或可以彊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墜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萬貞者去家已數載矣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方豈惟惋嘆芳菲固是傷嗟契濶所以自吟拙句蓋道幽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少年曰我向聞雅咏今觀麗容固死命猶拚且盡言何害孟氏卽命牋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卽恐郎知少年得詩乃報之曰神女得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歸已舍凡踰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且泣少年曰勿爾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

去頃之方沒竟不知其何怪也

出蕭湘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利俗坊民

太原部將

成公達

送書使者

臧夏

踏歌鬼

盧燕

李湘

馬震

劉惟清

董觀

錢方義

利俗坊民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民行車數兩將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于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纔入有哭聲受寄者因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縷內有一物其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民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復曰我足痛欲憇君車中行數里可乎民知其異乃許之其人登車覽囊不悅顧謂民

曰君何無信民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陝
號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
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卽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
有壽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諸州人多患赤瘡
亦有死者出宣室志

太原部將

長慶中裴度爲北部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煮藥
于室旣置藥于鼎中構火趙見一黃衣人自門來止于藥鼎傍
挈一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如麥分狀已而致屑于鼎中而去
趙告其子子曰豈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向
者黃衣人再至又致藥屑于鼎中趙惡之亦命棄去復一日晝
寢其子又煮藥藥熟而趙寤遂進以飲之後數日果卒出宣室志

成公達

李公顏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儀者其子曰公達常夢一白
衣人曰地府命我召汝達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屬龍人汝
旣屬龍何以逃之公達給曰某非屬龍者君何爲見誣使者稍
解顧曰今捨汝歸當更召屬龍者公達驚寤且以其夢白于少
儀少儀有卒十餘人常在其門下至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儀
因訊其年其父曰屬龍果公達之所夢也出宣室志

送書使者

昔有送書使者出蘭陵坊西門見一道士身長二丈餘長髯危
冠領二青裙羊髻亦長丈餘各擔二大甕甕中數十小兒啼者
笑者兩兩三三自相戲樂旣見使者道士廻顧羊髻曰庵庵羊
髻應曰納納甕中小兒齊聲曰嘶嘶一時北走不知所之出河東記

臧夏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東有陸氏宅製度古醜人常謂凶宅後有進士臧夏傲居其中與其兄咸嘗晝寢忽夢魘良久方寤曰始見一女人綠裙紅袖自東街而下弱質纖腰如霧濛花収泣而云聽妾一篇幽恨之句其辭曰十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

出河東記

踏歌鬼

長慶中有人於河中舜成死鸛鵲樓下見二鬼各長三丈許青衫白袴連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頭種蕎麥兩箇胡孫門底來東家阿嫂決一百言畢而沒

出河東記

盧燕

長慶四年冬進士盧燕新昌里居晨出坊北街槐影扶疎殘月

猶在見一婦人長三丈許衣服盡黑驅一物狀若羝羊亦高丈許自東之西燕惶駭却走婦人呼曰盧五見人莫多言竟不知是何物也

出河東記

李湘

盧從史以左僕射為澤潞節度使坐與鎮州王承宗通謀貶驩州賜死於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滄海泛扁州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曰某乃見鬼者也見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樹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樹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

階空中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弦所迫今尚惡之使君牀上弓
幸除去之湘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唯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
坐問之女巫曰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
矣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
十步空中曰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
三辭謝巫曰僕射回矣於是拱揖而行及階巫曰僕射上矣別
置榻設榻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
曰湘遠官歸朝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乞賜一言示其
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不復言
湘因問曰僕射去人豪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
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
白神敗而體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如豪獸吾已

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卧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
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鍊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鍊
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
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主不
及吾況平民乎湘曰鍊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
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至京以奇貨求助助者數人未
一月拜梧州刺史竟終于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歟

玄怪錄

馬震

扶風馬震居長安平康坊正晝聞扣門往看見一賃驢小兒云
適有一夫人自東市賃某驢至此入宅未還賃價其家實無人
來且付錢遣之經數日又聞扣門亦又如此前後數四疑其有

異乃置人於門左右日日候之是日果有一婦人從東乘驢來
漸近識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葬于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時
者震驚號奔出已見下驢被人覺不暇隱滅震逐之環屏而走
既而窮迫入馬廐中匿身後墻而立馬生連呼竟不動遂牽其
裾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儼然而體骨具足細視之有赤脈
如紅線貫穿骨間馬生號哭舉扶易之往南山驗其墳域如故
發視棺中已空矣馬生遂別十遷窆之而竟不究其理

出續玄
怪錄

劉惟清

平陰北把關南禦並山濱濟空濶百里無人居地勢險阨用兵
者先據此爲勝迄今天陰日暮鬼怪往往而出長慶三年春平
盧節度使薛平遣衙門將劉惟清使于東平途出於此時日已
落忽於野次遙見幕幄管伍旌旗人馬甚衆煙火極遠惟清少

在戎旅計其部分可五六萬人也惟清不知甚駭之俄有輜重
鼓角部隊紛紜或歌或語誼然競進惟清乃緩轡出於其中忽
有衣縷者徒行叩惟清將奪馬惟清與之力爭因躍馬絕道而
縷者執之愈急惟清有膂力以所執鐵鞭連箠其背縷者不甚
拒良久捨去惟清復路則向之軍旅已過矣夜闌方及前驛會
同列將渾釗自滑使還亦館於此聞惟清至迎之則惟清真然
無所知衆扶持環視久之乃寤遂話此事不二三日至東平既
就館亦不爲他人道先是東平有術士皇甫喈者落魄不仕衣
屨藍縷衆甚鄙之一日惟清出遊喈于途中遙指曰劉押衙惟
清素所未識因與相疑喈曰本恐他人取馬故牽公避道奈何
却以鐵鞭相苦賴我金鎧在身不爾巨力豎策豈易當哉笑而
竟去惟清從人辭謝將問其故喈躍入稠人中不可復見後四

年李同捷反於滄景時天下兵皆由平陰以入賊境豈陰兵先致討歟出異聞錄

董觀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唐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偕遊吳楚間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曆中觀遊汾涇至泥陽郡會于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千百編觀遂留止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扃鑰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力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夜寐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來歌笑其中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于寺僧一日經罷時已曛黑觀怠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恚曰師鬼也何為而至習笑曰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候子卽牽觀袂去榻觀回視

見其身尚偃如寢熟乃嘆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尚在今死此誰殺吾屍邪習曰何子之言失而憂之深乎夫所以爲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爲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尚安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問習常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誰爲邪習曰吾與子謂死而未更生也遂相與行其所向雖關鍵甚嚴輒不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紅密如毳毯狀行十餘里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耶觀卽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樹蒙蔽廬舍駢接習與觀曰與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爲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爲長子生十年當

重與君捨家歸佛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為不道寧桎梏可及身哉言已習即牽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觀驚貽惶惑忽有牽觀者觀回視一人盡體皆毛狀若獅子其貌即人也良久謂觀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留遂持觀臂急東西指郡城而歸未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持去將無籍頃之遂至寺時天以曙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已身在榻二人排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觀卒一夕矣於是具以事語僧後數日于佛宇中見二土偶人像為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留閱藏經雖寒暑無少墮凡數年而歸

時寶曆二年五月十五也會昌中詔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游公卿門言事往往而中常為沂州臨沂縣尉余在京師聞其事于觀也

出宣室志

錢方義

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徽之子寶曆初獨居長樂第夜如廁僮僕從者忽見蓬頭青衣長數尺來逼方義初懼欲走又以鬼神之來走亦何益乃強謂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與君殊路何必相見常聞人若見君莫不致死豈方義命當死而見耶方義家居華州女兄衣佛者亦在此一旦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顧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而辭乎蓬頭者復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見者正氣不勝自致天橫非登殺之然有心曲欲以託人以死久不敢出惟貴人福祿無疆正氣充溢

見亦無患故敢出相求耳方義曰何求對曰登久任此職積効
當遷但以福薄須人助貴人能爲寫金字金剛經一卷一心表
白廻付與登卽登之職遂乃小轉必有後報不敢虛言方義曰
諾蓬頭者又曰登以陰氣侵陽貴人雖福力正強不成疾病亦
當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則無苦方義至
中堂悶絕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則無苦父門人王直方者
居同里久於江嶺從事飛書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
旦選經工令寫金字金剛經三卷令早畢功畢飯僧廻付郭
登後月餘歸同州別墅下馬方憇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注別
已十年忽自門入徑至方義階下方義遂遽拜之丈人曰有客
且出門遂前行方義從之及門失之矣見一紫袍象笏導從緋
紫夷數十人俟於門外俛視其貌乃郭登也歛笏前拜曰樊職

當遷只消金剛經一卷貴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極多超轉
數等職任崇重爵位貴豪無非貴人之力雖職已驟遷其厨仍
舊頃者當任實如鮑肆之人今旣別司復求就食方知前苦殆
不可堪貴人量察更爲轉金剛經七遍卽改厨矣終身銘德何
時敢忘方義曰諾因問丈人安在曰賢丈江夏寢疾今夕方困
神道求人非其親導不可自己適請先歸耳又曰廁神每月六
日例當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卽死見人卽病前者八
座抱病六旬益因登巡畢將歸瞥見半面耳親戚之中遞宜相
戒避之也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衆無所得食率常受餓必能
食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見斯衆暗中陳力必救災
厄方義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見數日不平意欲所言
幸於夢寐轉經之請天曙爲期唯唯而去及明因召行敬僧念

金剛經四十九遍及明祝付與郭登功畢夢曰本請一七數又六之累計其功食天厨矣貴人有難當先奉白不爾不來贖也泛祭之請記無忘焉

出續玄怪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吳任生

鄔濤

曾季衡

趙合

韋安之

李佐文

胡憲

吳任生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于洞庭山貌常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常一日里中三數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少頃顧一婦人衣青衣擁豎兒步于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也生魂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

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卽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懼遂疾迴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歎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于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真婦人所擁者諸客驚歎之謝任生曰先生真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出宣室志

鄔濤

鄔濤者汝南人精習墳典好道術旅泊婺州義烏縣館月餘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進曰此王氏小娘子也今夕顧降于君濤視之乃絕色也謂是豪貴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干懷妾何以奉託濤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翫于濤寢室炳以銀燭又備酒食飲數巡王

氏起謂濤曰妾少孤無託今願事君子枕席將為可乎濤遜辭而許恩意款洽而王氏曉去夕至如此數月濤所知道士楊景霄至館訪之見濤色有異曰公為鬼魅所惑宜斷之不然死矣濤聞之驚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乃與符二道一施衣帶一置門上曰此鬼來當有怨恨慎勿與語濤依法受之女子是夕至見符門上大罵而去曰來日速除之不然生禍濤明日訪景霄具言之景霄曰今夜再來可以吾呪水洒之此必絕矣濤持水歸至夜女子復至悲恚之甚濤乃以景霄呪水洒之于是遂絕

出集異記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

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見於此即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觀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注名香頗踈凡俗步遊閑處恍然疑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即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真父今爲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無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沒頗思神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會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于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驚懼然其事曰即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二三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能扣壁是日女郎

一見季衡容色慘怛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洩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慚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吳越燕拆鶯離芳草竭年少煙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耻無以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鴈欲歸玉腮珠淚酒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感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篋中得小金縷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體羸瘵故舊文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五原紉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不疾而終於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

或陰晦而魂遊於此人多見之則女詩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出傳

趙合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沙磧觀物
悲歎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於沙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
沙中有女子悲吟曰雲鬟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
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
猶未笄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于秦天有姊嫁洛源鎮帥
因徃省焉道遭党羗所虜至此擿殺刼其首飾而去後為路人
所悲掩于沙內經今三載知君頗有義心儻能為歸骨于奉天
城南小李村卽某家粉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
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于橐中伺旦俄有紫衣丈夫躍

騎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啓所尚有感激我李
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為大戎三十萬圍逼城池
之四隅兵各厚十數里連弩洒雨飛梯排雲穿壁決濠晝夜攻
擊城中負只而沒者矢如蝟毛當其時禦捍之兵纔三千激厲
其居人婦女老幼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大戎於城北造獨脚
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設竒計定中其樓立碎
羗酋愕然以為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燒吾且為汝取
薪積于城下許人釣上又天陰稍晦卽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
行動聲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懾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
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牛羊行脅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
攻摧十餘丈將遇昏晦羗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
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牆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

聲滌之以水時寒來日水堅城之塋如銀不可攻擊又羗酋建
大將之旗乃替普所賜立之于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
飛衆羗號泣誓請還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釣其長幼婦女百
餘人得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邠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
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羗酋乃遙拜曰此城內有神將
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而攻破其城老
少三萬人盡遭擄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
時相使余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鍾陵韋夫人
舊築一隄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
而奏立德政碑峩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爲羗胡
之賤隸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
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退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

刺史俱以爲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合曰
君爲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火災方與祈求幽
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言訖
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饑死萬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
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側合遇昔日之女子來謝而
言曰感君之義吾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混
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
捨舉寃其玄微居於少室燒之一年皆使瓦礫爲金寶二年能
起斃者三年餌之能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

出傳

韋安之

韋安之者河陽人時至陽翟擬往少室尋師至登封逢一人問
欲何往曰吾姓張名道家金鄉欲往少室山讀書安之亦通姓

字所往一志乃約爲兄弟安之年長爲兄同入少室師李潛經
一年張道博學精通爲學流之首一日語安之曰兄事業全未
從今去五載方成名官亦不過縣佐安之驚異曰弟何以知之
道曰余非人乃冥司主典也秦嶽主者欲重用爲以才識尚寡
給一年假於人間學今年限已滿功業稍成將辭君去慎勿洩
於人言訖辭其師安之送道下山涕泣而別道曰君成名之後
有急當呼道必可救矣安之五年乃赴舉其年擢第授杭州於
潛縣尉被州遣部將抵河陰至淇澤浦爲淮盜來劫安之遂虔
啓於道俄而雷雨暴至羣盜皆溺安之爲龍興縣丞卒

出靈異錄

李佐文

南陽臨湍縣北界祕書郎袁測襄陽掾王沂皆止別業大和六
年客有李佐文者旅食二莊佐文琴碁之流頗爲袁王之所愛

佐文一日向暮將止袁莊僕夫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陰風驟起
寒埃昏晦俄而夜黑步乘獨行迷誤甚遠約三更晦稍息數里
之外遙見火燭佐文向明而至至則野中迥室卑狹頗甚中有
田叟織芒屨佐文遜辭請託久之方延入戶叟云此多豺狼客
馬不宜遠繫佐文因移簷下迫火而憩叟曰客本何詰而來此
佐文告之叟哂曰此去袁莊乖迂極矣然必俟曉方可南歸而
叟之坐後緯蕭障下時聞稚兒啼號甚痛每發聲叟卽曰兒可
止事已如此悲哭奈何俄則復啼叟輒以前語解之佐文不諭
從而詰之叟則低回他說佐文因曰孩幼苦寒何不攜之近火
如此數四叟則攜致就爐乃八九歲村女子耳見客初無羞駭
但以物畫灰若抱沈恨忽而怨咽驚號叟則又以前語解之佐
文問之終不得其情須臾平曉叟卽遙指東南喬木曰彼袁莊

也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馬四顧乃窮荒大野曾無人迹獨田
叟一室耳行三數里逢村婦攜酒一壺紙錢副焉見佐文曰此
是巨澤道無人客凌晨何自來也佐文具白其事婦乃捫膺長
號曰孰爲人鬼之異途耶佐文細詢之其婦曰若客云去夜所
寄宿之室則我亡夫之殯間耳我傭居袁莊七年矣前春夫暴
疾而卒翌日始齒之女又亡貧窮無力父子同瘞焉守制餐居
官不免稅孤窮無託遂意再行今夕將適他門故來夫女之瘞
告訣耳佐文則與同往比至昨暮之室有殯宮也歷歷蹤由分
明可復婦乃號慟淚如綆縻因棄生業剪髮于臨湍佛寺役力
誓死焉其婦姓王開成四年客有見者

出集異記

胡憲

安定胡憲家于河東郡以文學知名大和七年春登進士第時

賈餗爲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國事是歲冬十月
京兆亂餗與宰臣憲已下俱遯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
良護左禁軍命部將執兵以窮其跡部將謂士良曰胡憲受賈
餗恩今當匿在憲所願驍健士五百環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
請於是部將擁兵至憲門召憲出厲聲曰賈餗在君家君宜立
出不然與餗同罪憲度其勢不可以理屈抗辭拒之部將怒執
憲詣士良戮于轅門之外時憲弟湘在河東郡是日湘及家人
見一人無首衣綠衣衣有血濡之迹自門而入步至庭湘大怒
命家人逐之遽不見後三日而憲之凶聞至

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辛神邕

唐燕士

郭鄴

李全質

沈恭禮

牛生

韋齊休

辛神邕

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於京師時有傭者劉萬金與家僮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數月將死一日萬金他出自勤偃于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廣袂貌枯形瘠巨準修髯自門而入至榻前謂自勤曰汝強起疾當間矣於是扶自勤負壁而坐先是室之東垣下有食案列數噐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狀若稻實而色青卽以十餘粒置噐中謂自

太平廣記

卷第三百四十八

五十一

勤曰吾非人間人今奉命召萬金萬金當食而死食爾勿泄吾命不然則禍及矣言訖遂去是日萬金歸臉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虛熱上殆不可治卽就其器而食食且盡自勤疾愈萬金果卒

出宣室志

唐燕士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于九華山常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旣深有羣狼擁其道不得歸懼旣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曰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壠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下歸長時唯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爲七言詩頗稱于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吳氏子舉進士善爲詩卒數年矣

出宣室志

郭鄩

郭潯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盼嚮間常有二物如猿攫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鄩俱往所造詣如礮枳棘親友見之俱若讎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莫能絕一夕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鄩旣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鄩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計于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鄩旣興盥櫛便覺愁憤開豁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旬見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鄩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游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信之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徃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常過分家

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衮服治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于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爲歡張生預焉訪之卽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耳

出劇談錄

李全質

隴西李全質少在沂州嘗一日欲大蹴踘昧爽之交假寐于沂州城橫門東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圓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質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別有人來奉追也須臾一綠衣人來曰奉追其言忽遽勢不可遏全質曰公莫有所須否綠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須紫衣人謂綠衣人曰不思追以手麾出橫門紫衣人承間謂全質曰適蒙問所須豈不能

終諾乎全質曰所須何物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言畢失所在主者報蹴踘遂令畫犀帶日晚具酒脯并紙錢佩帶于橫門外焚之是夜全質纔寐卽見戴圓笠紫衣人來拜謝曰蒙賜佩帶慙愧之至無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處某則心至焉洎太和歲初大水全質已爲天平軍裨將兼監察有切務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橋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諳委程命峻速片時不可駐行從等面如死灰信轡委命而行纔三數十步有一人後來大呼之曰勿過彼而來此吾知其徑安而且捷全質荷之反轡而從焉纔不三里止泥濘而曾無寸尺之阻得達本土以財物酬其人人固讓不取固與之答曰若仗我而來則或不讓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終不肯受全質意其鮮焉乃緩之須臾復來已失所在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圓笠豈非

橫門之人歎開成初銜命入關迴宿壽安縣夜未央而情迫時復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數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須臾馬旁見一人全質詰之誰歟對曰郵牒者更於馬前行寸步不可觀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導之或曰樹或曰樁或曰險或曰培塿或曰窮全質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驛憇焉纔下馬訪郵牒者欲酬之已不見矣問從者形狀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復非橫門之人歟會昌壬戌歲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訝全質何懼水之甚詢其由全質乃語此又云本性無懼水紫衣屢有應故兢慄之轉切也

出傳異記

沈恭禮

閩鄉縣主簿沈恭禮太和中攝湖城尉離閩鄉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臥忽有人繞牀數匝意謂從行廳吏雷忠順恭禮問之

對曰非雷忠順李忠義也問曰何得來此對曰某本江淮人因飢寒傭於人前月至此縣卒于逆旅然飢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禮許之曰遣我何處送與汝對曰來暮遣驛中廳子張朝來取語畢立于堂之西楹恭禮起坐忠義進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輒敢裨補恭禮曰可遂言此廳人居多不安少間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強來參謁名曰蜜陀僧君慎不可與之言或託是縣尹家人或假四鄰爲附輒不可交言言則中此物矣忠義語畢却立西楹未定堂東果有一女子綦鬟垂鬢肌膚悅澤微笑轉盼謂恭禮曰秋室寂寥蛩啼夜月更深風動梧葉墮階如何罪責羈囚如此耶恭禮不動又曰珍簾牀空明月滿室不飲美酒虛稱少年恭禮又不顧又吟曰黃帝上天時鼎湖元在茲七十二玉女化作黃金芝恭禮又不顧逡巡而去

忠義又進曰此物已去少間東廊下有敬寡婦王家阿嫂雖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與語少頃果有一女即自東廡下衣白裙紫袖銀帔而來步庭月數匝却立于東廡下忠義又進曰此兩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間縱有他媚來亦不畏也忠義辭去恭禮止之爲我更駐候怪物盡即去忠義應唯而四更已有一物長二丈餘手持三數髑髏若躍丸者漸近廳簷忠義謂恭禮曰可以枕擊之應聲而擊爆然而中手墮下髑髏俯身掇之忠義跳下以棒亂毆出門而去恭禮連呼忠義不復見而東方已明與從者具語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召廳子張朝詰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爲廳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義恭禮便付帽子及盤食等去其夜夢李忠義辭謝曰蜜陀僧大須防備

猶二三年奉擾耳言畢而去恭禮兩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來終不敢對後即歸閱鄉即隔夜而至然終亦不能爲患半年後或三夜五夜一來一年餘方漸稀有僧令斷肉及葷辛此後更不復來矣

出傳異志

牛生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餅昏時有一人窮寒衣服藍縷亦來投店牛生見而念之要與同食此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朝已空腹行百餘里矣遂食四五碗便臥于牀前地上其聲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牀前曰請公略至門外有事要言之連催出門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報公爲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牛生與之此人令牛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牒之看

數張卽書兩行如此三度訖求紙封之書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謂牛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不可免者卽焚香以次開之視若或可免卽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牛生緘置書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戶坊飢貧甚絕食忽憶此書故開第一封題云可於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戶坊至菩提寺可三十餘里飢困且雨雪乘驢而往自辰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內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若爲何人而至此若凍死豈不見累耶牛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門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貧道院也旣入僧乃爲設火具食會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不謬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文在此絕不復來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無所付今盡以相

與牛生先取將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遂爲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封書題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牛生如言詣張氏獨止於一室下簾而坐有數人少年上樓來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令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卽力不及也一人又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牛生知其貸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卽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貫奉卽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省後爲河中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纔訖而遂終焉

出會昌解願錄

韋齊休

韋齊休擢進士第累官至員外郎爲王璠浙西團練副使太和八年卒于潤州之官舍三更後將小歛忽於西壁下大聲曰傳

語娘子且止哭當有處分其妻大驚仆地不蘇齊休于衾下厲聲曰娘子今爲鬼妻聞鬼語忽驚悸耶妻卽起曰非爲畏悸但不合與君遠隔幽明孤惶無所依怙不意神識有知忽通言語不覺昏絕誠俟明教豈敢有違齊休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婦之道重在人倫某與娘子情義至深他生亦未相捨今某屍骸且在足寬襟抱家事大小且須商量不可空爲兒女悲泣使某幽冥間更憂妻孥也夜來諸事並自勞心總無失脫可助僕喜妻曰何也齊休曰昨日湖州庾七寄買口錢倉遑之際不免專心部署今則一文不欠亦足爲慰良久語絕卽各營喪事纔曙復聞呼適到張清家近造得三間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煩勞他人更借下處矣其夕張清似夢中忽見齊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買塋三畝地可速支關布置一一分明張清悉依其命及

將歸自擇發日呼喚一如常時婢僕將有私竊無不發摘隨事捶撻及至京便之塋所張清準擬皆畢十數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報堂前蕭三郎來相看可隨事具食款待如法妨他忙也二人語歷歷可聽蕭三郎者卽職方郎中蕭徹是日卒于興化里其夕遂來俄聞蕭呼嘆曰死生之理僕不敢恨但可異者僕數日前因至少陵別墅偶題一首詩今思之乃是生作鬼詩因吟曰新構茅齋野澗東松楸交影足悲風人間歲月如流水何事頻行此路中齊休亦悲咤曰足下此詩蓋是自識僕生前忝有科名粗亦爲人所知死未數日便有一無名小鬼贈一篇殊爲著鈍然雖細思之已是落他蕪境乃詠曰澗水濺濺流不絕芳草綿綿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黃昏惟有青山月蕭亦歎羨之曰韋四公死已多時猶不甘此事僕乃適來人也遽

太平廣記 卷三百四十八
為遊岱之魂何以堪處即聞相別而去又數日亭午間呼曰裴二十一即來慰可具食我自迎去其日裴氏昆季果來至啓夏門外瘁然神聳又素聞其事遂不敢行弔而回裴即長安縣令名觀齊休之妻兄也其部曲子第動即罪貴不堪其懼及今未已不知竟如之何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房陟

王超

段何

韋鮑生

梁璟

崔御史

曹唐

房陟

房陟任清河縣尉妻榮陽鄭氏有容色時村中有一老嫗將詣謁禪師未至而中路荒野間見一白衣婦人于蓁棘中行哭極哀繞一丘阜數十步間若見經營之狀者嫗怪而往問及漸逼婦人即遠嫗適迴而婦人復故處如是數四嫗度非人天昏黑遂捨之及至禪師處說所見兼述婦人形狀衣服禪師異之因書記屋壁後月餘日房陟妻暴亡果葬于前所哭繞丘阜間而

容貌衣服一如老嫗前見者出通幽記

王超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一超善用針病無不差死經宿而蘇言如
夢至一處城壁臺閣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脈視左膊有腫
大如杯令超治之卽爲針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視畢也
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內迭瞬
明滅黃衣曰此卽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箠
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飛或走爲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
曰有生之類先死爲畢言次忽活出酉陽雜俎

段何

進士段何賃居客戶里太和八年夏臥疾逾月小愈晝日因力
擲沐憑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縫中出裳而不衣嚙傲

立于何前熟顧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侍疾忽爾病卒
則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曰某舉子貧寒無意婚娶其人曰請
與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觀中外清顯姻屬甚廣自
有資從不煩君財聘何曰未成名終無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禮
亦可矣今便與君迎來其人遂出門須臾復來曰至矣俄有四
人負金壁璽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二蒼頭持裝奩
衣篋直置輿於階前媒者又引入閣中垂幃掩戶復至何前曰
迎他良家子來都不爲禮無乃不可乎何惡之兼以困憊就枕
不顧媒又曰縱無意收採第試一觀如是說諭再三何終不應
食頃媒者復引出門輿中者乃以紅箋題詩一篇置何案上而
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幾年姹娘相託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
處惆悵碧樓紅玉田其書跡柔媚亦無姓名紙末唯書一我字

何自此疾病日退

出河東記

韋鮑生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挈來然滯維揚日連斃數騎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韋生鮑生之右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迴部落駟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脰鳧膺眼大足輕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閱馬於輕檻前數匹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牲頃之

乃至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徃復之說粲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而盃盤狼籍不暇收拾時紫衣郎席相顧笑曰此郎向來聞妾換馬之筵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絕後矣對月殊不見賞風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鬚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

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
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爲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
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遠忽起之聲俱遭黜退矣不亦異
哉謂長鬚曰吾聞古之諸侯貢士于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
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
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
高索林之不深尚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
下而禮聘之當是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
山林川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得盡其所矣天子求之旣如
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如此尚有栖栖于巖谷鬱鬱不得
志者吾聞今之求聘之禮缺是貢舉之道隳矣賢不肖同途焉
才不才汨汨焉隱巖穴者自童髻窮經至於白首馬懷方策者

自壯歲力學訖于沒齒雖每歲鄉里薦之于州府州府貢之于
有司有司考之詩賦蜂腰鶴膝謂不中度彈聲韻之清濁謂不
律雖有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而達矣然
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聞乎今足下何乃贊揚今
之小巧而隳張古之大體况予乃愬皓月長歌之手豈能歡于
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旣清桂月如晝吟咏時發盃觴間行能
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云
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
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佳
人兮如瓊之瑛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
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桃花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希逸
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旣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

太平廣記 卷三十四
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文
通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俱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
乘之香散綠駿意已忘于鬢髮汗流紅領愛無異於凝脂希逸
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捨彼以絕代之容為鮮矣此以軼羣
之足為貴者買笑之恩既盡有類卜之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
也文通賦四韻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公
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
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為意
也言訖二公行十餘步間忽不知其所在矣

出纂異記

梁璟

有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于館亭中時
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

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
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
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
君於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
值此好風月况佳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舉題聯句以咏秋月
步兵即首為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
雲輕比絮次至諸葛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為事
長史沈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
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為僻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
曰良會不可無酒佐命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
鮮衣自門步來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自赴中郎
召耳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為眾人來步兵曰欲自明無如

歌以送長史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即歌之清吟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闌中即又歌曲既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即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不知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為詩哉璟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盃盤亦亡見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也

出宣室志

崔御史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置宏麗里中傳其中為鬼所宅故居

之者一夕則暴死鑊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職于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新居之豈能為災耶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獨寢于堂中惕然而寤衣盡沾濕即起見已之臥榻在庭中却寢未食頃其榻又遷于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今則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自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見于人而人自驚悸而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甚愚且無畏憚若真有所訴直為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于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于此峻城池構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九
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羈魂不
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冤儻君以
仁心爲我棺而葬于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
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
兒女子非有害于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見
我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乎既諾我之請雖
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遂告去明日召
工人于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
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宅遂安

出宣室志

曹唐

進士曹唐以能詩名聞當世久舉不第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
沼境甚幽勝每自臨翫賦詩得兩句曰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

無路月茫茫吟之未久自以爲常製皆不及此作一日還坐亭
沼上方用怡味忽見二婦人衣素衣貌甚閑冶徐步而吟則唐
前所作之二句也唐自以製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
之因迫而訊之不應而去未十餘步間不見矣唐方甚疑怪唐
素與寺僧法舟善因言於舟舟驚曰兩日前有一少年見訪懷
一碧牋示我此詩適方欲言之乃出示唐頗惘然數日後唐卒
於佛舍中

出靈怪集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九

太平廣記

卷第三百四十九

七

下生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許生

顏濬

郝惟諒

浮梁張令

歐陽敏

奉天縣民

許生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於甘泉店甘棠
 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徒從極盛醺顏怡
 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白髮
 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
 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會聞三樂否春取路傍情生
 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
 玉泉牌堦之西叟笑謂生曰吾聞三四君子今日追舊遊于此

太平廣記
卷之三十一
東晉
東晉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也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蹤轡以隨之去其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填隘路岐生麾蓋而進既至泉亭乃下馬伏于叢棘之下屏氣以窺之見四丈大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金紫坐于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墨澗尋賞憇馬甘棠館亭于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駐而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賞歎之若是叟曰此詩有似爲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章皆有意思乃曰浮雲悽慘日微明沈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閤無近戚縞衣飲氣只門生佳人暗泣填宮淚鹿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悲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之皆以襟袖擁面如欲慟哭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

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飛杯凡數巡巡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倡云樹色川光向晚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園畦壠平迹陷黃沙仍未寤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李固有寃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閒垂光影照滄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盡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爲人爵悞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綿雲影山光

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澗宮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慙天爵
白首同歸感昔賢悵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少
鬚髯者詩云新荆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沾新
雨露春風不長敗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
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設孤魂詩成各自吟譚長號數四響
動巖谷逡巡怪鳥鳴梟相率啾啾大狐老狸次第鳴叫頃之驟
脚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于坐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慘無言
語掩泣攀鞍若烟霧狀自廷而散生于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
齧草于澗側蹇童羨寢于路隅未明達甘泉店店媪詰冒夜生
具以對媪媪曰昨夜三更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
視皆紙錢也

出纂異記

郝惟諒

荊州民郝惟諒性麤率勇于私鬪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
于郊外蹴鞠角力醉臥冢間宵分始寤將歸道左見一人家室
絕卑陋雖張燈而頗昏暗遂詣乞漿有一婦人容色慘悴服裝
雅素方向燈初縫延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情託妾
本秦人姓張氏嫁與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太和中戍邊不返
妾遭疫而歿別無親戚爲鄰里殯于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
凡死者肌骨未復于土魂神不爲陰司所籍雖散恍惚如夢如
醉若能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曰某生業
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
雨衣與胡氏傭作凡數年矣所聚十三萬葬備有餘也郝許諾
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卽與偕往殯所毀瘞
視之散錢培襯數如其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于同輩

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于鹿頂原其夕見夢于胡郝

出西陽雜俎

浮梁張

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致頓海陸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幄幙陳樽壘庖人炙羊方熟有黃衫者據盤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坊弋羅之輩橫行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張令曰勿叱召黃衫者問曰來自何方黃衫但唯唯耳促煖酒酒至令以大金鍾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奩中餽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于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甚訝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送關中死籍之吏耳令驚問其由

曰太山召人魂將死之籍付諸嶽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觀乎曰便窺亦無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梁縣令張某卽張君也令見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誰敢惜死但其方強仕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於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貺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謫在蓮花峯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捨此則無計矣某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于蓮花峯下不爾荆榛蒙密川谷阻絕無能往者令于是齋牲牢馳詣嶽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峯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峯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隱

凡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魂亡神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鐘鳴漏盡露晞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為隋朝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峯爾何德於予欲陷吾為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齎一函而至則金天王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為不應召使者反報曰莫又為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府乃降其上署徹字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啓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禮法苟竊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紆刑宥過者玄門是宗徇爾一昨俄全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

者不能書罪仙官覽畢謂令曰六凡世人之壽皆可致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源愛惡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揚已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于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勉導歸途無墮吾教令拜辭舉首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為宣城縣脚力亡于華陰遂為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以勉執事之困曰但酌金天王願曰請置子為閻人則吾飽神盤子矣天符已達半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柘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駐車華陰決東歸計酬金天王願所費數逾二萬乃語其僕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謁于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偃師止于縣館見黃衫舊吏齋牒排

闖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爾償曰峯之願不果俾吾答一飯之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螫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出纂異記

歐陽敏

陝州東三十里本無旅舍行客或薄暮至此卽有人遠迎安泊及曉前進往往有死者揚州客歐陽敏侵夜至其鬼卽爲一老叟迎歸舍夜半後叟詣客問鄉地便以酒炙延待客從容言及陰騭之事叟甚有驚怍之色客恠之乃問曰鬼神能侵害人乎人能害鬼乎叟曰鬼神之事人不知何能害之鬼神必不肯無故侵害人也或侵害人者恐是妖鬼也猶人間之賊盜耳若妖鬼之害人偶聞于明神必不容亦不異賊盜之抵憲法也叟復深有憂色客怪之甚遂謂叟曰我若知妖鬼之所處必訴於尊

神令盡剪除叟不覺起拜叩頭而言曰我強鬼也慮至曉君子不容今幸望哀恕仍獻一卷書與客曰此書預知帝王曆數保惜保惜客受之至曙不辭而出回顧乃一壞墳耳其書是篆字後客託人譯之傳于世出蕭湘錄

奉天縣民

會昌五年奉天縣國盛村民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塹其家爲迎禁呪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纔至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薪擔至田中袒而運擔狀若擊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埋于田中兄弟及呪者猶以爲狂遂掘出一髑髏戴赤髮十餘莖其病竟愈出酉陽雜俎

